

父亲还在渔隐街

范小青
著

范小青文集·
〔短篇小说集〕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范小青文集·〔短篇小说集〕

父亲还在渔隐街

范小青 著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父亲还在渔隐街/范小青著. — 济南: 山东人民出版社, 2015.8

(范小青文集)

ISBN 978-7-209-08885-5

I. ①父… II. ①范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49976号

父亲还在渔隐街

范小青 著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
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
邮 编 250001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914
市场部 (0531) 82098027
网 址 <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>
印 装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
规 格 16开 (170mm × 240mm)
印 张 21
字 数 322千字
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
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
ISBN 978-7-209-08885-5
定 价 32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。



·
·
目
录
·
·

001		回乡记
010		右岗的茶树
028		杏花仓不是最后的仓
040		幸福家园
056		准点到达
073		请你马上就开花
085		厨师履历
098		父亲还在渔隐街
111		李小兰和她的朋友们
122		谁能说出真相
135		蜜蜂圆舞曲
149		面 粉
156		不记得你



168 谁住我们的墓地里

182 城乡简史

195 鸟人说话

207 我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人

221 像鸟一样飞来飞去

233 低头思故乡

245 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

255 我们的朋友胡三桥

267 爱情彩票

280 在街上行走

288 李书常先生雅正

298 科 长

310 法兰克曼吻合器

319 马镇长的错误时代

：
回
乡
记
：

一路下着雨。

乡下的路比从前好多了，平日里看起来也和城里的路差不多了，平整的，甚至还是光滑的。但那是表面的假象。城里的路可以雨后着绣鞋，可乡下的路，就是经不得雨。这雨一下来，所有的平整光鲜都成了一团糟。

车轮碾着泥泞，就像罗格的心情一样。

这里其实早就不是他的家了。罗格父亲那一辈就离开了农村。还是在罗格很小的时候，父亲带着他回过一趟老家，好多年前的这一点记忆早就丢失了。父亲去世以后，母亲越来越孤独，整天不出门，总是在家里找东西，因为总也找不到，所以她一直不停地找。罗格曾经动员母亲跟他们一起生活，母亲过来住了两天，把罗格家翻得底朝天，不等罗格的太太秦薇翻脸，母亲就说，没有，不在你这里，在家里，我要回去找。又搬走了。

母亲到底要找什么，一直困惑着罗格。其实罗格自己的生活也是一团糟，困惑他的东西太多了。许许多多烦心的事情像一群饿狼一样，张着血盆大口，守在他的梦边，只等他从梦中醒来，立刻向他发起攻击。

总是在那一瞬间，心头一刺，他就彻底地醒了。

母亲终于把自己找进了医院。罗格始终认为，母亲的心结就是她要寻找的东西，如果找到了，也许就能恢复。

现在轮到罗格了。罗格开始和母亲一样寻找。但他始终一无所获，因为他

根本就不知道母亲需要什么。

起先秦薇一直忍耐着，看着，什么话也不说，可是有一天，她突然对罗格说，你找不到的，她拿到乡下去了。秦薇说，那天我看见了，她走的时候，背着一个很大的包。

罗格决定到乡下去找那个包。

于是，在这一个黄昏时分，罗格踩着满脚的烂泥，像个落汤鸡似的站在了婆婆家门口。

两个几乎一样老的老太太，坐在屋门口，看着雨。她们一样的眉目清秀，一样的目光清晰。

然后，其中一个老太太说，弟弟回来了。

她就是婆婆。

婆婆是罗格的曾祖母，大家叫她婆婆，是跟着罗格的奶奶叫起来的。当年罗格的奶奶是新娘子，她一进门，就喊她婆婆，这一喊就喊了五十多年。在以后的岁月里，小辈们也都跟着喊婆婆了。

婆婆和奶奶，坐在她们的旧竹椅上，看着回家来的小辈。她们有许多小辈，有许多“弟弟”，罗格只是其中普通而平常的一个。

奶奶说，弟弟，你看你婆婆，总是要跟我抢先，她抢先喊你，算是她认人比我认得快。

婆婆说，你年轻的时候就一直跟我比。

奶奶说，我年轻的时候，你已经老了，我才不跟你比。

她们没有把罗格放在眼里，没有接过他的背包，也没有让他坐下，甚至没有问他一声口渴了没有。

罗格心里有一丝丝的失落。但这不正是他所希望得到的吗？他不想被人注意，不想受到重视或不重视，甚至不想存在。现在他如愿以偿了。

罗格想尽快开始他的寻找，可是婆婆和奶奶一直只顾着她们自己说话，罗格一直等着她们问他一声，弟弟，你回来做什么？可老太太始终没有问。

这个时候落雨，是什么兆头。一个老太太说。

是好兆头，是坏兆头，另一个老太太说。

不用你说，我知道，好兆头是弟弟回来了。

坏兆头是弟弟要饿肚皮了，没有烧弟弟的粥。

把你的粥给弟弟吃。

还是把你的粥给弟弟吃。

两个老太太都不愿意把自己的粥给罗格吃，她们嘀嘀咕咕商量了一阵，最后决定每人省出半碗给罗格。

下粥菜是一块白乳腐，臭嗡嗡的，罗格有点反胃，他看了看缩在门口躲雨的鸡，说，婆婆，奶奶，你们不吃炒鸡蛋吗？

婆婆“咯咯”地笑了一声，说，鸡蛋我不吃的，鸡蛋里有鸡屎臭。

奶奶说，弟弟，你别听她的，鸡蛋里才没有鸡屎臭呢，她是吃了鸡蛋不消化，我吃鸡蛋也不消化。

罗格终于忍不住打断了她们，说，婆婆，奶奶，我娘前一阵回来时——

我今天要饿肚皮了，我给了弟弟大半碗。一个老太太比划着说。

你还不如我给得多，我给了这么多。另一个老太太也比划着说。

她们枯槁的手，在罗格面前一下一下地比划着。

天渐渐地黑了，除了风声和雨声，再也没有别的声音了，罗格看到老太太无声的比划，身上不由一阵一阵地发紧。他赶紧说，婆婆，奶奶，我娘回来的时候，是不是背了一个大包——

弟弟，早点睡吧，这里晚上什么也没有。一个老太太说。

本来就是什么也没有，你想要有什么呢。另一个老太太说。

她们拉了灯，屋里漆黑一片。罗格觉得有点怪怪的，却不知道怪在哪里。

这一个回乡的夜晚，罗格跟着两个老太太喝了一碗薄粥，他饿着肚子，听着雨声，睡在了一个无人知道的地方。

第二天早晨，迷迷糊糊中听到鸡叫，罗格眯着眼睛看了看窗外，天还没亮，他还要再睡一会，可是脑子已经迅速醒过来了。一醒过来的脑子，立刻就不听指挥地去想那些事情，即使是身在这个偏僻宁静的小村庄里。

这些事情，立刻就击中了他的心，心头一刺，就彻底地醒了。

罗格知道自己错了。人可以躲起来，但是心躲不起来，那种刺心的疼痛他永远也躲不开。

婆婆家静悄悄的，可是婆婆和奶奶都已经起来了，她们正在灶屋里做事情，

婆婆烧了一锅子稀饭，等锅开了，婆婆将一碗水墩在锅里。

奶奶跟罗格说，弟弟，你不要看她，看了她她还会出更多的花样，我烧开了水，她不用，她非要用焐热的水洗脸。

罗格知道这是农村的老习惯，过去条件差，舍不得柴火烧水，热水都是借了烧饭烧粥的锅焐的，婆婆习惯了老习惯，不肯改过来。

在等水焐热的时候，婆婆也没有闲着，她把昨天晚上换下的衣衫洗了，晾到院里的晾衣绳上，扯得平平整整的，回头看看罗格，说，弟弟，你没有换洗衣服？罗格正不知怎么回答，奶奶说，弟弟，你别听她的，她不会帮你洗衣服的。婆婆也没有作声，她回到灶屋，揭开了锅，手脚麻利地端出那一碗热水，倒进脸盆，细细地洗过脸，抹了一点雪花膏，弄得满灶屋都是雪花膏的香味。

罗格惊讶地看着婆婆，他想不到婆婆九十多岁了，身子还这么健朗，脑子还这么清楚，他看着婆婆自己盛了粥，吃了，又洗干净了自己的碗。然后婆婆说，弟弟，你慢慢吃，我走了。

婆婆进了自己的房间，罗格听到她闩了门。门栓还是老式的木门栓，闩门的声音很松脆。奶奶一边吃粥一边说，她比我老，却比我吃得快。罗格朝婆婆的屋子看看，问奶奶，婆婆干什么？奶奶说，她睡回笼觉。她好福气，能睡回笼觉的人，都是好福气。

奶奶说过以后，就专心地吃粥。罗格又觉得怪怪的，也仍然不知道怪在什么地方，想了想，也没想明白。他很想和奶奶一样，专心地吃粥，但吃了两口，他又忍不住问，奶奶，你知道我娘带回来的那个包——

奶奶朝他“嘘”了一声，让他安静下来，这时候他们就听到婆婆在屋里说，我到时辰了，弟弟，我到时辰了。罗格和奶奶都听得很清楚，但是罗格不知道婆婆是什么意思，他朝奶奶看，奶奶又侧耳听了一下，放下粥碗，过去推婆婆的房门，可是房门闩死了，推不开。奶奶跟罗格说，弟弟，你去看看婆婆，她要死了，你看看她是什么样子。

门推不开，罗格不知道从哪里能够看到里边的婆婆，正在发愣，奶奶指了指墙角的一个洞口，说，弟弟，你从那个猫洞里，你去看看，我的腰弯不下去。

罗格看了看猫洞，它很低，几乎就贴在地上。罗格有点犹豫，倒不是他不愿意趴到地上去。在两个老太太面前，别说是趴到地上，就是在地上打滚，哪

怕是钻狗洞，也是无所谓的。罗格只是隐隐约约地觉得，两个老太太好像在跟他玩一个什么游戏，在让他猜一个谜，或者是在挖一口井让他走过去，掉下去。他心里觉得有点悬，他犹豫着，又看了看奶奶，奶奶并没有催促他，只是在等着他。

罗格最后还是跪了下去，趴到那个猫洞口朝里看。

婆婆屋里光线很暗，但罗格的眼睛很快就适应了昏暗，他能看到婆婆躺在床上，在微弱的光线中，婆婆分明是想将身体竖起来，但她又竖不起来，身子一仰一合，一前一后的。罗格听到婆婆笑了起来，口齿清晰地说，咯咯咯，已经硬了，咯咯咯，已经硬了。

罗格爬了起来，拍了拍膝盖上的土，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有些茫然。奶奶问他，是不是硬了，婆婆的身子硬了吧。罗格说，婆婆是在说，已经硬了。奶奶说，那就是硬了。

奶奶又推了推门，还是推不开，她有点生气，但仍然慢悠悠地说，知道要死了，还要栓门，弟弟，我去隔壁叫张木匠来开门。罗格有些慌张，说，那我，我怎么办？奶奶说，你吃粥，粥要凉了。

罗格哪里还吃得下粥，奶奶走后，他重新又趴到洞口朝里边望，婆婆知道他在看她，说，弟弟，我要跟你再会了。罗格说，不会的，婆婆，不会的，你身子那么健，不会的。婆婆说，等会木匠来开了门，你不要忘记给我喂两口粥，我不想当饿死鬼。罗格正不知怎么回答婆婆，奶奶已经叫来了张木匠，张木匠拿着一把菜刀，轻轻地一拨，婆婆的房门就拨开了。

婆婆听到房门开了，又笑了一声，说，张木匠你就这点本事。

奶奶过来拉住婆婆的手，摸了摸，说，手已经凉了。又摸了摸脚，说，脚还没有凉，但也快了。婆婆还在想竖起来，奶奶说，你竖起来干什么，竖起来也没有用了，奶奶虽然嘴上这么说，手里还是给婆婆的后背那里垫了一条厚棉被，又和张木匠一起，把婆婆拖起来，让她斜靠在被子上。

张木匠说，那我走了。就走了。奶奶也没送他，只顾着说婆婆，硬都硬了，你还靠起来干什么。张木匠一会儿又回进来，说，我要到镇上去，顺便帮你喊一下连生吧。奶奶说，好的，你喊他一声吧。

罗格依稀记得连生，连生是他的一个远房伯伯，是罗格父亲一辈里留在乡

下的唯一的男人，现在在古镇上开一个小店卖扇子。

奶奶从婆婆的一口旧箱子里翻出了婆婆的寿衣，是一套大红色的衣裤，她把寿衣举着给罗格看了看，说，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出太阳，要是没有太阳晒，穿在身上不舒服的。婆婆说，你给我看看。奶奶说，你看也是白看，你眼睛已经长翳了，红的白的你都不晓得了。婆婆说，要是不出太阳，你帮我去烘一烘，我不要潮的寿衣，我不喜欢潮。奶奶说，不用你指派的，我会做。又跟罗格说，弟弟，你不知道，我一进这个门，她就要指派我。罗格想笑，却笑不出来，心里仍然是古古怪怪的感觉，仍然觉得两个老太太在玩着什么把戏。他想，我要沉住气，看看她们的把戏。

天还没有大亮，还不知道这是一个晴天还是阴雨天，奶奶好像要去烘寿衣了，可走了两步，又回头来问罗格，弟弟，刚才我去喊张木匠，她跟你说什么了？

罗格沉不住气，心慌慌的，努力地想了想，才想起来，赶紧说，婆婆说，喂她两口粥，她不想当饿死鬼。奶奶朝婆婆翻了一个白眼，说，多嘴多舌，我会让你当饿死鬼吗，你当了饿死鬼，还是我倒霉，天天来烦我。婆婆说，可是哪里有粥，早上的粥，都被你们吃掉了。奶奶说，我的还没有吃完。婆婆说，我不吃你吃剩的粥。奶奶说，硬都硬了，还这么疙瘩。你等着吧，我去烧起来。婆婆说，你手脚快点，不要拖泥带水，我等不及的。

现在只有罗格一个人留在婆婆屋里。照奶奶和张木匠的意思，婆婆很快就要死了，可是罗格不相信。他也不相信奶奶说的，婆婆的眼睛已经长翳了，看不清了，罗格觉得婆婆的眼睛很清亮，清亮得什么都能看见。罗格凑到婆婆跟前，说，婆婆，我娘带回来的那个包，在你屋里吗——

一个细细小小的影子出现在婆婆的屋门口，罗格愣了一下，才发现天已经大亮，太阳也升起来了，明晃晃的太阳光照到了婆婆的屋门口。地上这个小小的影子，是一个小孩子投下来的。他先是站在门口朝里看，看到罗格后，嘻嘻一笑，就跨进门来，走到婆婆床前，拉了拉婆婆的手，摸了摸，说，手凉了，婆婆，你死了。又把手伸到婆婆鼻子底下试了试，说，还没有死。

罗格惊讶地看着他，奶奶也进来了，对着小孩说，你来做什么。小孩说，婆婆要跟我说话。奶奶说，嗓子里都不出气了吧，还说什么话。小孩把耳朵凑到婆婆嘴边，刚凑上去，小孩就跳开了，捂着耳朵说，好热，好热。

奶奶朝小孩的耳朵看看，说，嘻，是没到时候呢，嘴里还有热气，呵得你的耳朵都红了，热气还不小呢。

小孩说，婆婆说，她要睡棺材，棺材是什么？

奶奶没理睬小孩，朝着婆婆说，做你的大头梦，几十年都不许睡棺材了，你现在倒想起来要睡棺材了。婆婆又“咯”地笑了一声，说，我知道的，我跟你寻寻开心。奶奶说，舌头都硬了，你就不要说话了。你要说什么，我都知道。

小孩拉了拉罗格的衣襟，说，弟弟，你带了手机吗？罗格点了点头，把手机拿出来，小孩就拿过去，拨了一通号码，说，喂，妈妈，我在婆婆家。然后又把手机交还给罗格，罗格看了看，小孩根本就没有拨打手机。

罗格有点心里发毛，虽然外面阳光灿烂，他心里却是阴森得骇人，他看到小孩蹦蹦跳跳地出去，赶紧追出来，拉住他问，婆婆真的要死了吗？小孩说，是的吧。就去追打一条小狗，小狗被他追得到处逃窜。

罗格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更令人迷惑的游戏圈，本来只有婆婆和奶奶在跟他做游戏，现在又多了一个小孩——不，不止是一个小孩，又来了一个妇女，她走到婆婆家院子门口，看到罗格，笑了笑，说，听说婆婆要死了，我过来看看，没想到弟弟回来了。

她一边说一边就进来了，走到婆婆屋里，拉拉婆婆的手，摸摸婆婆的脚，点了点头，就退了出来，跟罗格说，弟弟，我家侄子本来要想去找你的，现在你回来了，正好，我去告诉他。

果然没一会儿一个年轻人就过来了，他说他今年要高考，想考罗格当年念过的那所大学，问罗格能不能帮他找找人，罗格说，如果没上分数线找谁也没有用。年轻人说，这个我知道，不上分数线我不会找你的。他向罗格要张名片，说到时候要联系他。又说，罗格也可以把他介绍给别人，他可以直接去找别人。罗格心里有点异样，说，我婆婆要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年轻人说，我知道的，舌头已经硬了。他和罗格一起进了婆婆的房间，拉了拉婆婆的手，没有再摸婆婆的脚，就说，婆婆你走好。有弟弟送，我就不送了。

他拿了罗格的名片就走了。

快到中午的时候，连生回来了，他手里拿着几把扇子，先对罗格说，弟弟，听说你回来了，我给你带了几把扇子。又看看床上的婆婆，说，婆婆，听说你

要死了，我回来送送你。

婆婆的舌头果然硬了，说……

罗格和连生都没有听懂，奶奶说，她说，哪个要你送，我有弟弟送。

婆婆又说……

奶奶笑了笑，说，她又骂我了，我不跟她计较，她说我的粥还没烧好，存心要饿死她，其实粥已经烧好了，现在端进来，要烫着她的，真是个急性子，等什么都等不及。

婆婆真的等不及了，眼看着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。奶奶这才去把粥端进来，说，还烫呢。她想要喂婆婆吃两口，婆婆别着身子不理。奶奶说，还充老狠呢，还要自己吃呢，眼看着就老死了，不要给烫死了。就把碗放到嘴边吹了半天，感觉不太烫了，才把碗塞到婆婆僵硬的手里。婆婆的手已经接不住碗，她的身子往下滑，奶奶和连生一起把她竖起来一点，就把粥碗放在她的裤裆那里，墩平实了。

婆婆抬着手，往自己嘴里喂粥，手抬到一半，嘴张着，人就去了。

奶奶拿过粥碗和调羹，挖了一调羹粥，塞到婆婆僵硬的嘴里，婆婆居然把这口粥咽了下去。奶奶说，她知道的，她不想当饿死鬼。

奶奶放下粥碗，回头对连生说，你去发丧吧。连生说，好的，我去。就走了出去。

婆婆的眼睛还微微睁着。奶奶说，你闭上眼睛吧，你没有什么掉不下的心思。罗格以为奶奶会用手去合上婆婆的眼睛，可是奶奶并没有动。过了一会，婆婆的眼睛自己合上了。

那个妇女又来了，她和奶奶一起给婆婆换上寿衣，婆婆穿了大红的寿衣，躺在那里，连脸色也红润起来。奶奶说，总算给太阳照过了，不会潮了。妇女说，潮的穿在身上是不适意的。奶奶说，下了几天雨，今天就出太阳了，她真是福气。

罗格觉得自己是在一个梦境里，他站在一旁看着奶奶和妇女做这些事情，就像平日里烧粥洗衫一样，罗格几次想问她们，婆婆真的死了吗。可是他最终也没有问。他在自己的梦里，从来不说说话的。

妇女走了之后，奶奶跟罗格说，弟弟，你明天一早就走吧，明天道士就要来了，咪里嘛啦要唱三天。罗格说，是做法事吧。奶奶说，弟弟，你会嫌闹的。

罗格说，婆婆不嫌闹吗？奶奶说，那也由不得她。

这天夜里，罗格和奶奶一起给婆婆守夜，他们坐在凳子上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。奶奶说，弟弟，你下次再回来，就送我了。罗格不知说什么好，憋了半天，只能说，奶奶，不会的。奶奶说，怎么不会呢，会的，只是看你赶不赶巧了。

罗格始终没有再问一问母亲的事情。她的回乡，她背回来的包，到底有没有，到底存在不存在，罗格都已经感到疑惑了。

天亮的时候，罗格站了起来，奶奶眯着眼睛看着罗格，说，弟弟，你好大的个子，没吃娘奶，能长这么大啊。罗格说，我没吃过我娘的奶吗？奶奶说，你怎么吃，你生下来，你娘就死了，难产死的。

罗格一阵惊愕，愣住了。

难道他走错了人家，难道婆婆和奶奶不是他的婆婆和奶奶。过了好一会，罗格慢慢回过神来，说，奶奶，我是罗格，我姓罗。奶奶说，弟弟，我知道你姓罗，这地方的人都姓罗，你怎么会不姓罗。罗格说，可是我娘没有死，我娘一直在，前不久她还回老家来了，她带着一个大包，我就是来找这个包的，这个包现在在哪里，这个包里有什么东西，奶奶你知道吗？

奶奶也站起身，捶了捶腰，说，弟弟，我去烧粥了，吃了粥你就上路吧。

罗格吃过粥就上路了。天又下雨了，又是一路的泥泞。

车子蹶着泥泞，咯噔咯噔地往前走。

罗格在车上，看到一队道士正吹吹打打往婆婆家去。

罗格始终觉得这是一个游戏，是两个老太太给他做的一个游戏，一个不动声色的游戏，一个无动于衷的游戏。虽然他没有看穿她们，从头到尾都没有看穿，但罗格却知道，自己在这个看不穿的游戏中有意识地整理了自己的心思。

罗格回到母亲所在的医院，看到母亲清亮的眼睛，罗格对母亲说，妈妈，不用找了，我回去了一趟，东西都在呢。母亲笑咪咪地点了点头，我知道的，东西都在。

：
右
岗
的
茶
树
：

一

二秀头一次听说玉螺茶，是她刚上初一的时候。那年学校来了一位新老师，叫周小进，是支教的老师。二秀也搞不太清什么叫支教，只知道他是班主任，教语文，还教历史和政治。他们的学校在北方的一个小镇上，小镇很小，也很落后。但二秀并不知道有多小，有多落后。她能够从乡下的村子里到镇上来上初中，在村子里的女孩子里头，她还是头一个。

老师很年轻，大学刚毕业，他头一次走进教室的时候，脸还红了。不过老师很快镇定下来的，因为他的学生比他更胆怯。他们过去只在自己村子里的小学见过乡下的小学老师。乡下的小学老师多半就是乡下人，就是他们同一个村或者其他村的，是民办老师或者是代课老师。就算他是公办的，但样子看起来，也像是民办的。他们粗粗糙糙，骂骂咧咧，好像教书就是骂人。二秀和她的同学们从来没有见过城里来的大学生老师。现在他们见着了，他长得很俊，很白，脾气也很好，温和得像个姑娘，说话也像在念书。

老师和乡村小学里的老师不一样，太不一样了，这是老师给二秀深刻印象的原因之一。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老师上课的时候，讲着讲着，就离开了课本，去讲别的事情了。

老师讲的别的事情，其实只有一桩，那就是老师的家乡。

老师的家乡在南边一个很美丽的山村里，老师说，那里一年四季都开花，一年四季都有水果，一年四季树叶都是绿的。老师说，还有那些茶树，就种在果树下面，天上的露水滴下来，滴在果树上，再滴到茶树上，所以那个茶，既有茶香，又有果子香。每年早春清明前，村里人就把它采下来，它们是茶树上最嫩的嫩芽，嫩得轻轻一碰它们就卷起来了，形状看上去就像是一只小小的螺，所以它的名字叫玉螺茶。

玉螺茶的产量极小，它的产地范围也极小，只有老师的家乡子盈村，才能产出真正的玉螺茶。

老师说，泡玉螺茶的过程，是一个享受的过程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，可以看到蜷曲着的螺慢慢地慢慢地舒展开来，然后又慢慢地慢慢地沉浸下去，把茶水染得嫩绿嫩绿的。

在这之前，二秀几乎没有听说过有关茶叶的事情。乡下人平时不喝茶，但家里有时候也备一点茶，偶尔来了客人，他们就抓一把泡给客人喝。从来没有人说茶好不好，看到杯里的水黄黄的，甚至黑乎乎的，大家就高兴地说，喝茶，喝茶。这一般是招待重要客人的。

二秀也不知道那些茶是什么茶，更不知道它们有什么名字，她只知道是母亲从镇上的茶叶摊上买来的，几块钱就能买一大堆，放在家里，从去年放到今年，今年喝不了，明年还可以再喝。

老师讲的茶，跟二秀知道的茶，相差太大了，起先二秀简直不敢相信，茶还有那么多的讲究。但是后来，渐渐地，二秀和班上所有的同学一样，都相信了老师的话。

老师不止一次地告诉他们，他很想念自己的家乡，做梦都梦见自己的家乡。就这样，二秀和她的同学们，他们的心思常常会跟着老师飞到那个美丽的山村里去。有一次老师又丢开了课本，跟他们说，同学们，老师说几句家乡话给你们听听吧，老师的家乡话很难听懂的，你们不一定听得懂噢。老师就说了几句，但奇怪的是大家都听懂了，老师好像有点尴尬，他挠了挠头，说，不对，我可能都不会说家乡话了。同学们都笑了。老师却有点迷惑的样子，又说，不对呀，从前说乡音未改鬓毛衰，我的鬓毛还没有衰呢，怎么乡音倒先改掉了呢？

就有一个同学叫王小毛的，举手站了起来，他说，老师，你说的不是你的

家乡话，老师的家乡我去过，那里的人，说话是用舌尖说的，像鸟叫一样的，不是像老师这样说的。老师听了王小毛的话，愣了愣，又想了想，说，对的，老师家乡的人，是用舌尖说话的，或者换个说法，他们说话的时候，发音的部位靠前，不像北方，不像你们这里，发音的部位靠后，你们说着试试看。

同学们有点不知所措，因为大家都不知道用哪句话来试。老师说，你们就叫我的名字吧，叫周小进，用你们的本地话试试，是不是从嗓子里发出来的？大家就叫周小进周小进，试了试，果然气是从嗓子里出来，然后在下额那里就出了声。老师笑咪咪地点头说，对了，这就你们的家乡话，再来学老师的家乡话，刚才王小毛说了，像鸟叫，同学们想一想，鸟是怎么叫的呢，对了，撅起嘴巴，在舌尖和嘴尖这个地方发音，就这样，周小进，周小进——

同学们哄堂大笑了，老师发出的“周小进周小进”，在大家听起来，真的就像是鸟叫，唧唧唧唧唧唧——爱害羞的二秀也被感染了，她脸红红的，私下里偷偷地试了一试，没料到像鸟叫一样的声音一下子就毫无防备地从舌尖上滑了出去，把二秀自己吓了一大跳。她虽然声音很低，老师却听见了，老师赶紧说，赵二秀同学学得像，赵二秀同学，你给同学们再学一遍。二秀红着脸，不好意思说。老师又鼓励她说，赵二秀同学，你学一遍，你有语言天赋，你以后可以学外语的。二秀就鼓起勇气学说了一遍：周小进——唧唧唧。同学们笑着，都跟着学起来，教室里就有了一片鸟叫声。

校长刚好经过他们的教室，窗打开着，校长听到这些乱七八糟的鸟叫声，他在窗外停下来，怀疑地朝教室里看看，好像想说什么，但没有说，后来校长就走开了。

二秀从校长的背影里看到了一丝不解，其实二秀也觉得奇怪，老师怎么不好好上课，老讲自己的家乡呢？

老师说，采玉螺茶是有很多规矩的，采茶人的手要细柔灵巧，粗糙肮脏的手，是不能采茶的。采茶之前，手一定要洗干净，不能有杂味，不仅采茶的当天早晨不能吃大蒜或者其他味重的东西，采茶前几天就得吃得清淡些，这样才能保证人的气味不会对茶叶有丝毫的影响。再比如说，妇女的经期和孕妇，都不能去采茶的——有个女同学忍不住“扑哧”一声笑了出来。老师却很严肃地说，同学们，这不是笑话，这是真的，只有敬重茶，茶才会给我们回报。